



温岭这项以村为名的非遗你知道吗？

通讯员 许佳毅

男唱：一担担子挑上肩棱噶喂喂哟，去到街坊卖花线棱噶哟，
（我）高叫一声大姐大嫂卖花线棱噶依喂哟喂喂哟。
女唱：奴奴坐在门庭边棱噶喂喂哟，只听外面叫卖线棱噶依喂哟，
（奴）十指尖尖打开松花门两扇棱噶依喂哟喂喂哟。
男唱：只见大姐笑盈盈喂喂哟，随手打开笼箱门棱噶依喂哟，
（我）问大姐要买什么花儿线棱噶依喂哟喂喂哟喂喂哟。
如果你在闲暇时，途经泽国庙会，那么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歌声。天皇花鼓，流行于泽国镇，以天皇村命名，其特点是常用“喂喂哟依喂哟”等衬词连接，重点唱词叠唱重复。
据载，天皇花鼓最初是因乞讨而诞生的，在2008年6月被收录进台州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天，就让我们来探探这温岭花鼓舞“独苗苗”的前世今生，看它如何实现从乞讨表演到非遗的华丽逆袭。



花鼓，最早可追溯至南宋时期，是一种起源于农民插秧时击鼓唱秧歌的民间歌舞。而天皇花鼓，又是怎么来的呢？

传说，在明朝万历年间，安徽凤阳周遭旱、涝、虫灾害连绵不断，有民谣传述当时的惨状“三年恶水三年旱、三年蝗虫灾不断”。灾荒岁月，迫于生计的凤阳人不得不离开土地与故乡，到别处讨生活。

一大批背井离乡的农民，流亡到了江浙一带，他们身背花鼓，手打花鼓，口唱小曲，以此卖艺谋生，乞求资助。花鼓舞这种表演形式，就这样在浙江东南沿海的城市中流传开来，落地生根。

但困难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随着灾害平息，粮食收成，老百姓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人们不用流转乞讨，过一顿饱一顿饥，算着明天不管后天的生活，天皇花鼓的唱词也随着百姓生活的改善而变得积极起来。人们表演起它，不再是为了乞讨，而是为庙会或红白事凑场，当作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方式。

任时光匆匆流去，天皇花鼓渐渐与温岭当地的民间说唱、戏曲、小调、俗曲等形式相互交融渗透，辗转流传，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天皇花鼓如同一面明镜，它的唱词忠实地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不同的生活状态，成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它虽然源自凤阳花鼓，却又不同于凤阳花鼓，它属于温岭，被收录于非遗名单中。在泽国镇天皇村，一批打花鼓艺人的演唱，表述着独属于天皇花鼓的魅力。

每一种文化就其实质来讲都有其地域性。天皇花鼓的诞生依托于安徽的凤阳花鼓，但它成长于浙江东部沿海小城——温岭。当地文化为天皇花鼓的生长提供土壤，为天皇花鼓注入内在灵魂。

天皇花鼓第四代传人许子利曾说过：天皇花鼓虽是“讨饭戏”，却也是靠本事吃饭的活计，花鼓人凭劳动赚钱并向大众传达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曲目《卖冬菜》中，讲述了普通农村老夫妻卖菜谋生的故事，花鼓人肩挑“菜缸子”神采奕奕，花鼓婆着一身红装精神饱满，夫唱妇随。虽然卖菜营生辛苦，但是老夫妻脸上满是活力，唱词也映射出温岭人对劳动改变生活充满着信心与热爱。

而天皇花鼓新编曲目《婚事新办》，则展现了一家人就小儿婚礼进行争论的场景，双方对婚礼到底要按照旧习俗盛办还是按照新习俗简办进行激烈辩论，在对旧俗的批判中体现了勇于革新、善于创造的精神。

历史上，温岭人民勤劳敢干，上山下海讨生活，改革开放后敢为人先，争当市场经济排头兵，在当地形成了勇于冒险、坚强硬气、善于创造、认真踏实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凝聚在天皇花鼓中，使之成为温岭人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之一。



本版图片由泽国镇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